

佛書分類探源

陳友民

欣逢《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》出版，本人忝為編訂小組成員之一，倍感欣慰。擬藉本書付梓之際，草此小文，聊表祝賀之意，並藉此就教於十方大德，敬請不吝批評為禱，俾展開佛書分類理論探討之風氣。

本分類法之編纂，基本上參考了李世傑《佛教圖書分類法》、《佛教圖書共通分類表 1989 年版》、《大正新修大藏經目錄》等文獻，但溯本探源，實則是繼承並吸取了佛教目錄的傳統，與古代佛教文獻分類是一脈相傳的。因此，在此有必要對佛教文獻分類源流作一簡述，藉以探求佛書分類之源遠流長。佛教文獻分類能有今日之花果，實根源於昔日之灌溉與耕耘。

由於佛經翻譯與著述的繁複，必須有目錄以爲綱紀，才能統括佛典，綜覽群經，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俾防止佛典之雜亂和散佚，並方便佛書的檢閱與利用。自來涉及佛教典籍分類的文獻，主要有下列五種：其一、佛教目錄及提要；其二、普通目錄釋教部；其三、《大藏經》目錄；其四、佛教圖書分類法；其五、中國目錄學史。

上述五種書之性質，概括來說，前三種是目錄書，第四種是分類規範工具書，第五種是有關目錄的論述書。其中，第一、第二兩種是針對藏書整理而作的分類，其特點是有書有類，類目之設立及其大小，與文獻之有無和多寡相適應；第三種主要著眼於藏經的組織，其方法通常將原典與原典之注疏分開立類，使經律論和三藏之外著述不相雜廁混合，對圖書分類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
與一般目錄比較，佛教目錄在著錄、提要、分類、編制等方面，均有值得吾人參考、借鏡之處。以分類而論，梁任公在《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

位置》一文中對佛教目錄推崇備至，稱讚有加。他認為佛教圖書分類極為複雜而周備，其分類標準「或以著譯時代分，或以書之性質分。性質之中，或以書之涵義內容分，如既分經律論，又分大小乘；或以書之形式分，如一譯多譯，一卷多卷等。同一錄中，各種分類並用；一書而依其類別之不同，交錯互見，動至十數，予學者以種種檢查之便。」

佛教圖書分類所依之標準，主要有下列三種：其一、依著譯時代分，例如隋·費長房《歷代三寶記》，唐·道宣《大唐內典錄·歷代眾經傳釋所從錄》，唐·智昇《開元釋教錄·總錄》等經錄便是；其二、依傳譯情況分，例如東晉·道安《綜理眾經目錄》，梁·僧佑《出三藏記集》等經錄便是；其三、依內容涵義分，例如隋·法經《大隋眾經目錄》，明·智旭《閱藏知津》等經錄便是。三種分類標準中，第三種依內容涵義分是最主要的一種，其餘兩種只是輔助分類的標準。

提到佛教目錄，東晉·道安《綜理眾經目錄》（《安錄》）是不能遺漏的一部，它可以稱得上是中國佛教目錄史上奠基之作。不過，在分類方面，《安錄》但依典籍傳譯情況分為經論錄、古異經錄、失譯經錄、涼土失譯經錄、關中失譯經錄、疑經錄、注經及雜經錄七類，顯然尚未以內容性質作為分類標準。其後，梁·僧佑《出三藏記集》仍步《安錄》後塵，一依經典傳譯情況為分類標準，在《安錄》分類基礎上又增益「異出經錄、四部律錄、抄經錄、疑經偽撰雜錄」四錄，同樣也未按內容義理分類。

佛教目錄史上真正以義理為分類標準來編製目錄的，當推宋·佚名《眾經別錄》（《別錄》），梁·寶唱《梁世眾經目錄》（《唱錄》），北魏·李廓《魏世眾經目錄》（《廓錄》），齊·法上《齊世眾經目錄》（《上錄》）四部經錄為濫觴。可惜的是這四部經錄均已遺佚，今日實難以覈考其內容性質，不過從同時代或其後代有關典籍徵引看來，尚可推知它們的分類概

貌。

前三部經錄—《別錄》、《唱錄》、《廓錄》的分類，有一共同之處，便是均以教義作為分類依據之一，所分類目則大、小乘分別部居，不相雜廁。其中，《別錄》於大、小乘之外，又別立「不判乘」之目；於佛經之外，又首創律、論、數三類，分類頗為詳審。《廓錄》分類又不同於《別錄》，係以大、小乘與經、律、論文體相組配，設有「大乘經、大乘論、小乘經律、小乘論」等名目，這種按文體分類，對後來《上錄》的分類，有很大的啓示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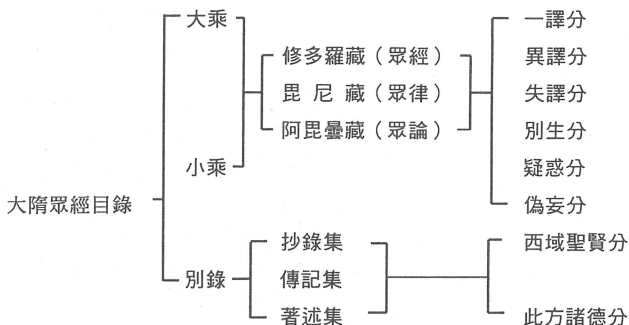
依文體分類，《廓錄》可以說已肇其端，而《上錄》則承其緒，進一步訂為分類標準之一，所分類目為「雜藏錄、修多羅錄、毘尼錄、阿毘曇錄、別錄、眾經抄錄、集錄、人作錄」八類。類目雖未運用經、律、論名稱，但三者鼎足而立，則是無庸置疑的事實。

上述四部經錄之分類，對於後來佛教目錄，尤其是隋·法經《大隋眾經目錄》分類體系的建立，提供了先決的條件和堅實的基礎。

迨及隋代，法經等撰《大隋眾經目錄》（《法經錄》）一書，在佛書分類史上更居承先啓後樞紐的地位。一方面它是前述四部經錄尤其是《齊世眾經目錄》的繼續和發展，另方面它為後世佛教目錄的分類體系樹立了典範，是我國經錄分類史上的里程碑。

《法經錄》首先將文獻大判為經律論三藏原典和非經律論原典兩單元。原典單元按教義分為大乘、小乘二部；各部下按「體裁」分為經、律、論三類，共計六類；各類下按「傳譯情況」分為一譯、異譯、失譯、別生、疑惑、偽妄六分，共計三十六分。至於非原典單元，則總括為別錄一部，部下按體裁分為抄錄、傳記、著述三類，各類下按撰者地域分為西域、此方（中國）二分，共計六分。全錄凡三部（大類）、九類（中類）、四十二分（小類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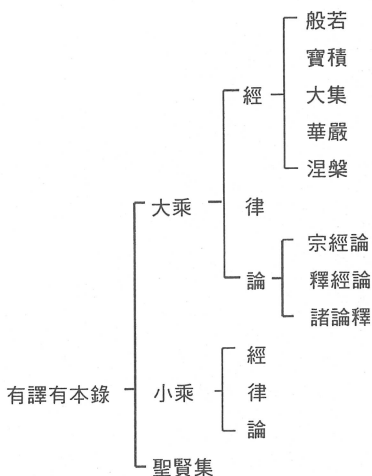
）。茲表解如下：



《法經錄》的分類系統，在我國佛經目錄分類發展史上是劃時代的一部目錄。這種三級分類法以及第二、第三級類目共同複分的形式，是當時經錄分類的創舉，不論前此之佛教目錄或我國其他傳統目錄，也是少有先例的。總的來說，這種既按佛教思想體系，又按傳譯情況和體裁分類的思想，對後世佛書分類及分類標準的建立，具有很深遠的影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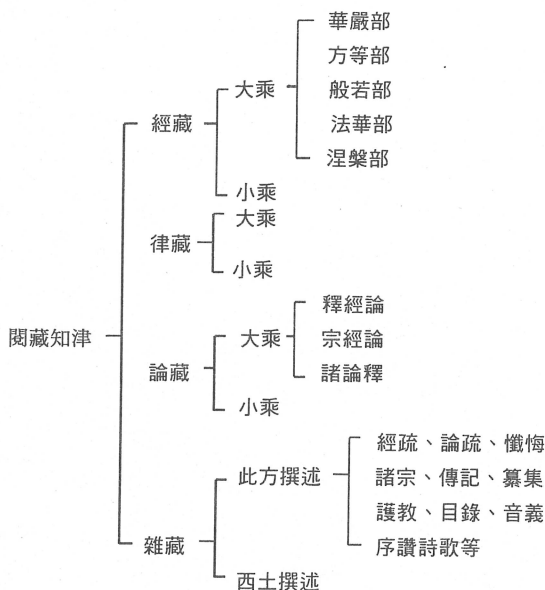
就歷史觀點來說，唐代是佛教發展史的高峰；同樣的，唐代佛教目錄也是佛教目錄園地裡的奇葩。唐·道宣《大唐內典錄》（《內典錄》）和唐·智昇《大唐開元釋教錄》兩錄，就堪稱當代經錄的雙璧。今以《內典錄》為例，簡述如後：

《內典錄》全書分總錄和別錄兩部分，其中總錄是按譯經時代順序編排的代錄，別錄則是佛書的分類目錄。別錄先按傳譯情況分為七錄，其次再按教義、體裁等條析大類細目。其中「有譯有本錄」所分類目，尤為精詳。該錄首先分佛書為大乘、小乘、聖賢集三大類，大類下更分子目，例如大小乘之下各分經、律、論三類，大乘經之下又分般若、寶積、大集、華嚴、涅槃五小類，可謂層次分明，頗有理據。茲將有譯有本錄分類體系，表解如下：



唐代佛教目錄之興盛，與唐代佛教的高度發達，以及譯籍蓬勃發展是分不開的。自宋以後，不論佛教本身或佛教目錄的進展，都呈衰退之勢。不過，其中有明·智旭《閱藏知津》頗值得吾人重視。這部經錄，乃撰者參考寂曉《釋教彙門標目》加以編撰而成，是一部方便初學查檢之用的解題書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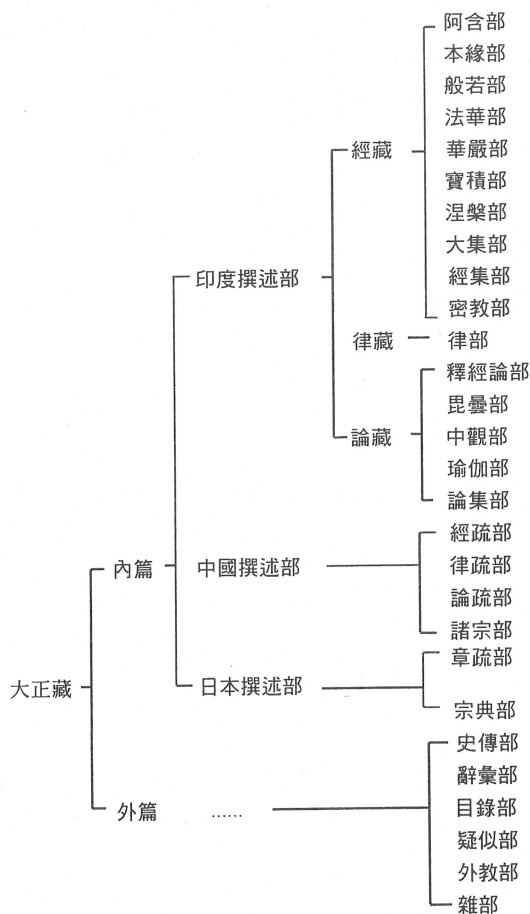
《閱藏知津》首先於經、律、論之外，別立雜藏一部，以類分三藏以外的著述；其次合單本、重本於一處，使經和單經不致分散數處；第三大乘論分宗經論、釋經論、諸論釋三類；第四變更《釋教錄》大乘經五大部的順次，而改以華嚴為首，俾應天臺五時判教之說，這些都是本錄優於前代經錄的地方。茲將《閱藏知津》分類體系，表解如下：



近代佛教分類之演進，除了目錄書分類法繼續發展外，另外出現一種新的體制，分類表分類法是也。這種新體制專門性佛教分類表固無論矣，即綜合性普通分類表也多闢有釋教部，以為類分佛教典籍的準繩。分類表分類法本來即專為文獻分類而編輯，大都配以易識易記的數字為標記符號，對於文獻的整序、分類、排架、出納等管理作業，都有莫大的便利性。不過，真正具有特色成「一家之言」的分類，還是要數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目錄的分類。

《大正藏》原為高楠順次郎、渡邊海旭等所輯印，收書一萬二千八百六十四卷，後又續刊三千九百九十二卷，其目錄所分部類，有可資借鑑之處。全書分內外兩篇，內篇分經、律、論以及中國、日本撰述等部。其特點是經部廢除自南北朝以來的大小乘之分，平列為阿含、本緣、般若、法華、華嚴、寶積、涅槃、大集等類，其餘的統編為經集類，密教又別為一類；律論所

列，也不分大小乘，律部分九類，論部分釋經、毘曇、中觀、瑜伽、論集五部；中國撰述分經疏、律疏、論疏、諸宗四類；日本撰述分章疏、宗典二類。外篇分爲史傳、辭彙、目錄、疑似、外教、雜部六類，每類下又各分若干小類，所分類目頗爲詳盡。茲將《大正藏》目錄分類體系，表解如下：



從上述史略中有兩點值得吾人借鏡之處：第一、自南北朝以來佛教目錄多按義理大判爲大、小乘兩部，這種分類觀點與我國以大乘爲主的特點相應，但大小之分終有褒貶之意在。是以《大正藏》目錄經律論類下不再分大、小乘，而逕分爲若干平列類目，有其殊勝之處。這次我們編訂類表便參考《大正藏》目錄分類義例，經律論類下亦不分大、小乘，以免有倚重倚輕之失。

第二、佛教目錄分類除作爲類分文獻之用，也可以作爲組織藏經之依據。自來佛教分類多將原典（即佛說和印度古德著述），和後來西域、中國、日韓等地的原典注疏及原典研究文獻分開編排，不相濫入，如此安排自有其尊經崇古和梳理源流意義在；但當今如仍以之組織藏書、類分資料，則不便文獻之研習與利用，是以這次編訂類表「反用其例」，合原典和原典之注疏及研究爲一類，俾符合一般分類原理，而便於讀者之檢閱也。

綜覽佛教史實，我國佛教素來具有尊崇文獻的性格，連帶對於佛教文獻目錄和分類也給予相當的重視，這是應該繼承並發揚光大的優良傳統。

最後，本人願提出三點意見，與佛教文獻界同道共勉之，並作爲吾人共同努力的方向與目標：第一、舉辦佛教文獻分編研習會、討論會等各種活動，以加強佛教圖書分類表的推廣、普及和改進工作；第二、與現代科技成就相結合，將佛教分類表導向電子化、網路化發展的方向；第三、研發與分類表配套的佛教文獻主題表，以開展另一類型檢索工具的研訂。吾人果真能循序漸進實踐前述工作，則不啻是佛教文獻界之一大福音。